嘉靖遼東志

遼東志卷之七

藝文志

聖訓

洪武元年詔曰朕承 大統即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大去其國已而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内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 天意非人力也今年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來兵至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始知元君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因疾而殂其子愛猷失里達臘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獨念遼瞀一隔尚多故臣遺若不能見幾違使一來而乃圖結孤兵盤桓鄉土因循歲月甚非善後之謀邇者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海外諸

國猶能知天時審人事專使稱臣入貢豈汝等之智所不及耶抑我師之未至耶茲專遣人以往果能審識天命傾心來歸有官者量才擢用有業者各安生理朕不食言爾宜圖之是年冬元平章劉益等奉表來歸

表

劉益

聖明啓運殆千載之難逢遐邇歸心豈一夫之能抗非由人力實乃天時欽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至仁無敵乘弊于夜蕩掠擾之日開基于龍蟠虎踞之鄉靈旗舉而中原底平溫詔下而遐方欣戴伏念臣益叨榮華要委質戎行援絕勢孤誓死本期于君素力窮兵敗舍生何讓于子明然天道靡常人事不一故伊摯保身而去夏微子全祀以歸周乃去就之明規出處興之有數茲者盤桓遼海浙丁陋巘之處僭望京華痛苦喪家之犬勢

因將逆詐出會皇謝遣行承並遺命陀勸賢
等能為斬　天望風投欵休兵待命希洞燭
乎愚衷貴紲貫忤
乞放歸于農畝

晉

慕容廆上太尉陶侃牋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
曜威撫寧方夏勞心
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
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
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啟基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
以義烈之士深懷憤激切念廆受國殊寵上
不能掃除群猾下丕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
屢逼京輦王敦唱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
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誰不
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寇剿天下之逆雖君侯摧根沔陽發曜荊衡

沈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之遂得極其暴竊為兵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備已成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滅池孔令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輔異聖主廖評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罪撤命舊都之甚相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坎走輸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推破董卓忠臣漢室雖中遇阨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以攝據揚越外伏周張內馮顧陸並親赤壁魁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優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illegible]表寫賢儁匿智藏其勇畧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山猾響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運衆心所去敵有纍矣易可震蕩王部表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徹禍不旋踵以諸君俠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壹寡欲竄於余已昔曾參亦崇此道晉

蓋識拯顯於處公子行勢之際炎中伯之任

超然高蹈明智者推寇丁寇難之際受大晉

累世忍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懷心萬里

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

在君倘若能盡心悉五州之衆攄充豫之

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嵩岱必滅國恥

必除寇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

勃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

發故也故遠

陳寫常不宣

太宗討陶侃答慕容廆箋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

極盛而衰自[illegible]晉難

興附乎皆會神戰之畢遘幾前夫患皇之末

后黨構難禍結京畿業成公族逆伏竊窺乘

虛傾陵諸夏舊都淪敘山陵毀搖心神悲惜

為明發憤昔獫狁之強匈奴之盛未有如今

自羯寇之暴路斬擘韓盜稱尊號若也夫非

有晉挺發英傑草萊將軍業客寇曾謂鴻旌

國忠于王室明允恭肅　在立勳屬海內分
前皇興運幸元皇中興初昌大業肅祖繼統
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
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欽憂國忘身貢篚相
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獨寇諂
天估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累燕齊廆雖率義
致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
下況廆輔翼王室有王伯之功而位平爵輕
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
方今詔命隔絕王路險遠貢使往來動彌年
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
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
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為
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承詔命
率合諸國奉辭逆夷以成恒文之功苟利社
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
斷加曠勳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臣區

所求不得欲奇相崇重而悉情至心實爲國計深報輸誠等書共署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雖截路殺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殘殺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奚遣征伐火知衆大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送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推勳然忠義竭誠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經略

隋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明識時務煬帝特爲兵部尚書紀錄春正月帝以大軍集于涿郡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年郵館發兵十二道伐高麗文振從督軍出南蘇道在途疾篤上表請速汛掃察狀恭曁旦歸兆遼寨小醜未服嚴刑速序

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訪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偽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然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粮既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

數日卒于師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揚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

元 虞伯生曰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於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以[illegible]識而不可為矣事遂寢

蘇懋謙 監察御史建言京畿瀕海延袤數千里高原[illegible]衆草萊無非牧養之地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其事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成

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
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國朝
建州三衛女直東方黠虜也其地東南接
朝鮮界南接三江月虎城東接毛憐七姓
野人黑龍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海皆海
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泰寧失餘朵顏
三衛建州實處其中與諸夷勢相聯絡犄角
而又五嶺喜昌石門除險人不得並行騎不
得成列虜人視為咽喉來樂門開原降虜
木荅卉者率數百騎往奔之其黨滋盛文
皇靖難之初不即加兵姑事撫綏自後猖獗
為邊患邊將弗能制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
殺擄人口十萬餘　憲
皇震怒乃興師問罪
以武靖侯趙輔總六軍都督王瑛封忠副之
太監黃順監督少監張瑀副之左都御史李
秉提督僉都御史張岐督儲監察御史孫珂
謹讓呂雯參贊紀功督哨都督王銓都指揮
韓斌黃欽領所兵遼東副總兵裴顯左右參

將孫璟周侯谷領所部兵都督澤揚州村忠
手分部伍督運餉漢番京邊官軍伍萬餘
衆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分道併
進夜拔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
嶺左攘山鵝闕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
摩天嶺至潑猪江中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
鳥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古城期以是月二
十九日會兵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紙
魚存浜南怡兼率兵萬衆助順及擒賊巢虜
衆皆風遁擒斬浮獲虜萬指揮苦女等以千
數賊為韃惠無算返獲倪被虜萬餘時積壹
盈野乃整兵凱還遣孽指揮張額的里率其
妻子赴軍門乞降同　天威所加
不敢復作冬矣　朝廷憐而釋之
往年東人爰欲展遼東省幕三岔河之
貨欽坻老虎林謂其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
衆思近難與胄集臣亦往往或之先生開之
淺回今日視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余

廩空之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為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殺吾邊人乎且夾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兆之挾也或者皆力而成篤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詆舉蠢尤甚人之所深忌者

盧瓊東戍見聞錄云夫遼限山帶海諸夷環徼而居自寧前東抵開原曰三衛逆水草無恆居部落以千計而朶顏爲最白湯站抵開原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而建州爲最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俱有室廬而江夷爲最三衛契丹阿保機遺孽也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太寧由黃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漢盜馬西三人驅千百爲羣剽掠即殺人冦抄髡其髮以自標然貪黠逢人以酒啗貴酋之故而殺之

然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剿殺數十年不
入其地若誠信撫之不勞兵而易服也建州
毛憐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緝紡飲食
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耕而治也
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後金之遺地
俗種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之也黑
能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
讐殺百十戰不休近砦者與和鄰平其曲直
以馬牛羊段云諸夷皆善馳獵女直建州多
喜治生三衛則最無賴也江夷之外曰阿哈
婁得諸種自相雄長矣惟國家設六邊以馭
胡惟開原歷興中大寧迤紅螺蹄獨石以達
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井蕭勢如率然首
尾相援夷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
渡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棄之以興中大寧
舉大寧都司治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
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曰羊
以遠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津盧龍後背偪

僾遼之襟吭傾哽諸陵亦時警嚴烽矣夫不復興中太寧則寧前一抔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薊平擾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因之日拆也言而至比未嘗不致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後之君子其尚念吾言哉

韓斌建州虜營昔居房州去邊月餘程求樂間虜酋李滿住者欵塞求近邊棲牧乃即蘇子河與之虜騎數來去大肆抄掠邊吏不能支成化丁亥虜討平之越戊子肆城任副總兵獻防守規畫爲堡守之自撫順而南四十里設東州堡東州之南三十里設馬根單堡馬根之南九十里設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里設鹻場堡鹻場之南一百二十里設靉陽堡烽燉相望遠近應援拓地千里焉

曾銑議定三城疏畧曰須者廣寧遼陽二城單立變亂其根因情狀前疏已備言此

署象臣參議遼陽軍變事寔有激心實無他
又該兵部覆題地方事情止遣大臣查勘凡
諸進言興兵征剿之策一切不用是故於人
心混淆之秋而所以平定安輯之道誠宜如
此不然則沮脅從者自新之路而多兇頑之
黨矣况兵凶戰危未可輕試觀諸往者大同
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遂
致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
此我皇上所以獨斷夫遼東之事而不下
於群議者真御亂之上計也秉不殺之神
武妙應變之微推夫豈尋常之所能窺測也
哉奈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二閫大臣將來
兵相鼓扇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救又欲
援大同之例以需賞挾万而行以伺其機盟
神而會必周其黨假洗城之謗說爲聚衆之
良謀布妖言以惑人心攀重因以爲謀主是
啟逆軍者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
既也負罪而遑兇懼成不軌臣竊思之一成

而不可假者國之法也難制而易於縱者人之情也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放蕩之情往者陝西之軍曾一變矣未幾而後有大同之變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既變於前矣未幾而又有殺總兵之變說者曰李瓚之變所以處張文錦之變者啓之也蓋患渴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故凢姦宄小醜習於耳目所以撫臣一旦乖方而軍士之驟動肆起倡之而即應誘之而無忌者凢以往法不足以懾服而人情日流於驕悍故爾今者仰賴處置得宜開諭明切故臣合謀兩鎮首惡就擒邊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之動揺者咸定此誠法令鋪張之機諸鎮觀望之候也臣愚以為 祖宗立法所以尊服姦宄控禦四海者也今諸鎮之軍不數年而亂者屢起此豈法之不善哉抑亦議法者之未盡爾夫明罰勑法者先王之道也小懲大誡者

人之福也伏望　皇上燭微慮遠按本奉
源重者秋無將之義嚴臣子大亂之防乞將
丞等議行本巡大臣覈實其事悉據光逆之
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職官悉從
重究則威行於恩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於
義中養明而行爲篤動切事幾之會潛消姦
宄之謀地方永保無虞而
宗社隆平之慶有關於是矣
胡文舉等遼東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及夾江
等處地土雖齊闊膏腴實與朝鮮接
界先年邊民私墾盜耕隨禁隨弛嘉靖年來
奸民周傑等將前田強占又越開馬耳山等
烏北林田一百九十餘頃朝鮮國因見華夷之
民林纏混雜交通行竊地方受害彝敬州上
國難以禁治本行都司轉呈巡按衙門委官
斷明查華分疆立石碑三座俱刻遼東軍民下
許在此住種朝鮮軍民不許在此採取至嘉
靖十六年等年周傑等將碑內不守欽鑿爲本

守仍糾同積惡違官并刁民何仲信等群奸
侵計占種陸續盗賣并指稱打點誆收過往
戶陳通徐釗等八十餘名得銀一千一百餘
兩累歲朦告承種起科弊害多端復將勘阻
官員捏本奏稱盗賣疆土准行巡按河門隨
行該道僉事胡諧選委指揮馱守清經歷揚
一揆踏勘呈報巡按御史胡文舉查議得國
初以鴨綠江為界東屬朝鮮西屬遼東且湯
站堡所轄馬耳山蝦泥溝等處又係虜寇出
沒要路頻年爭訟騷擾邊疆不息具疏奏將
誆害官民照例問遣改正石碑刻圖禁諭所
屬軍民不許在此作種仍行都司備洛朝鮮
嚴禁夷民再不許越江採取令該堡每月差
夜不收八名輪流巡視遇同事發一體例遣
月終背具甘結并差人姓名報查永為定規
積弊頓袪奸惡知警華夷界嚴邊境寧靖矣

李善 巡按御史切見遼東邊事廢弛至此
陽開原詢及故老皆云宣德年間本鎮
初無邊牆特作嚴除恐遠洿收海遇直通遼
陽鐵嶺成達開原故開原城內有山老米海
者又曾行陸路自廣寧直抵開原三百餘里
先年燒荒東西兵馬會合恭盤山東北至開
原平頂山中有懿州廢城遼之中京北鎮之
地不下萬頃自畢恭立邊後置之境外遂令
三衛夷虜肆意南侵漸入備兒山老先林遼
河套等處假牧潛行伺隙入寇邊方為害甚
手昔轄與沿邊地多平漫土脉鹹鹵遷年春
秋徵夫酉五萬名種餉萬石無益邊防徒勞
人力稱所恃者遠水為險也夏旱水淺虜
騎可涉冬寒冰凍如履坦途故掠人畜不敢且
耕牧遂致田野荒蕪邊儲虛耗仰給京運
今道路隔幽遼河又兼鐵山牛莊低窪天雨
運錦米輜泛溢行旅阻隔驀二開原有警錦
義廣寧之兵間或應援且遠隔懸一方番

漢雜處遼河失守則遼陽不支遼陽不支識
輔之地豈能晏然也哉臣愚及此遼往不為
之寒心也計今開復舊路數空城堡險守宮
軍往來道里可藏三之二其七澤之利舟楫
之便肥饒之田豈勝言哉又以形勢大舉官
則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
原爲注路酌量遠近聯絡聲勢隨機應援設
此相援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邊疆可援
盤石矣一原設各城沿邊墩臺自廣寧越至
開原平頂山止延袤八百餘里該墻一十四
萬四千丈墩臺二百六十五座驛守官軍一
千五百四員名若以新展垣墻并過二百餘
里共墻五萬四千丈沿邊該設墩臺每二里
設墩一座共臺二百五十座大墩二十座小
臺一百臺餘下墩臺一百一十五座一開原
地方平頂山墩起至廣寧地方[illegible]山墩止
沿邊修馬營堡二十處共操守馬步官軍舍
餘四千一百八十一員名一今新展城堡止

用五座六工計三
共腹剿臺四座

備珍都御畏 朱孔陽 巡按御史

嘉靖監丑會奏遼東鎮守內臣求樂開于
十一萬麼處蘆理率衆內附從征所向有功
因貴主奏以撫東夷監繪內臣給于宣德三
年緣監楊宣會收、析繪開原分守監臣將于
正統辛年改楊宣以孔任以後逐成故事相
沿差委本鎮家遷職輔俯在東陽軍民饋餉
金前既遼不備千里而內臣三員共何以堪
且監給簾司止于守事又與鎮守同居一城
京領給銃多給城堡自有主者知所慎重
請監督不過簿書冊籍會計數目耳開原雖
彌藝書而進退由于後求精銳銷于刻削行
但有德長受窮監長宜不監委將鋪朝夕共處
禁隘易生思有其同動失機會兄美承平既
久對國事伊孫康樂忠大之夢情率有馬市

之繫東撫勒苟得其道控制戎可無虞官多民擾在在爲病而窮邊尤甚鎮守之設無補地方之安危徒費歲月之供億以上各官所當裁革兵部議覆是年革去監鎗及開原分守鎮守

仍舊

龔用卿翰林院修撰吳希孟户科給事中

題爲陳邊務固邊疆以圖長治久安事臣等奉 命詔諭朝鮮於遼東地方往來經歷凡人情土俗安危利病見之頗真知之頗熟謹以有關地方者摘爲五事伏乞詳議施行

一增築邊城以備虜患訪得遼東地方自廣寧至開原舊有陸路不過三百餘里洪武末樂年間海運邊儲船隻直抵開原今開原城西有遺名老米灣是也正德年間始立邊牆故沿河邊裏隨河之灣曲築壘設墩延長八百餘里致將河資之利委棄城外爲虜賊之

資建虜肆意南侵深入腹心諸將擁兵不支渙散下無統一竊謂自漢唐至開原舊路宜因府修築以八百里之兵力為三百里之守則用力寡以八百里之城垣守三百里之地則地形簡要則不分簡則易見地有餘利太有餘則兵有餘勇算之上者也

一疏通水利以奠民居竊見遼東一鎮頗稱沃壤惟平原易地疆界未明平岡深谷地形莫辨旱則赤地千里澇則漫為江湖一遇霖雨則麥田禾畝皆為車轍馬跡傷殘稼穡實可寒心至如盤山高平沙嶺三處地形亢為高埠居人三五成群坐守一望待哺消流耕石亢陽依曠則將取水於數十里之遠者得鎮城藏也俾等處見有低窪去處水流成迹可疏通濬使遠近相接大小相通流入大河不致阻塞如或河流隔遠難以導引俱令疏導歸之下流則旱有所豬潦有所洩矣

一議復海運以貽遼講該得遼東地方綿花布疋取給於山東由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便一日夜可達東遼旅順口由是每年給散布花頗得實用近因正德初該府具奏暫解折色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照得原題止爲風波損壞船隻而不知改覆溺者毋見遼東大植賊多順爲貿易日駕使之徃總謂之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不知風波之患不獨海運爲然漕河時有之豈可懲羹吹虀况今遼東金復海蓋四衛山地亦各有船徃來登州貿易要活就令撑駕官船轉運花布給與腳價編爲號數則彼無私通之罪吾有公輸之價壯軍氣實邊儲矣

一查處軍民以實行伍訪得遼東軍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操司缺軍屯田僉補在衛故絕原籍僉解近年以來名雖在冊軍已逃亡其間故絕者已經開揮逓借爲軍之餘丁以

紙補久逃者不敢開撞郑捏紙上之詭名為
見在盖由清勾之法簽而處補之無策故也
決乞　勑下撫按選官清查逃故者明報在
冊在冊者籍名不差則清勾有據攢補不歪

又訪得遼東四方無賴之徒投一報寄籍入自
往安樂二州都司各衛經歷司一外報名數
姓影射一丁在冊故丁安閒今此流民居遼
東之地種田衣食偏不幹遼東之事乎乞
勑下撫按查考年力家產省令告補逃故軍役
如不願解發還鄉則革伍無缺民無遊食矣

一清理馬政以便人情訪得遼東椅朋馬價
銀兩本為貧寒官軍一時死馬難下買補不
知納銀之數有定限而倒死之馬無定期馬
死已買數年而銀未得實領者有之調撥官
軍更替回衛者有之况法久弊生仍源射撒
邊軍困苦加此馬價馬死價未得須又馬用
此追銀為找乞止其徵追馬死令自買補如
果貧難連年馬死三次將進貢夷馬或死

馬寺孳生馬匹給與則軍不若于追徵馬不限于拖欠矣

馮時雍苑馬寺卿題為祛宿弊遵舊章酌時宜以蕃戎馬事臣查得永樂四年始設遼東苑馬寺管轄六監二十四苑本寺正卿一少卿二寺丞四主簿一監正監副各一錄事一每苑圉長各一調編恩軍四百六十餘名不知何年一併裁革今止存永寧一監清河深河二苑其恩軍并種馬因無額數故絶逃亡者無清勾補伍之孫倒死種馬者無補還原額之文遂使殷實者反無追陪之寃貧難者多負科駒之累至於前項裁革監苑牧地冊籍不存界至無考查得弘治十三年差主事黄清將草場通行丈量共計三千七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派撥軍餘領牧立碑存照奈何地接蕃復也種軍餘於前項清出之數陸續侵占千餘畝近年互相告爭今若不查成法蕩盡臣謹修為一冊伏乞敕

議施
行

一查復占以復牧地欲將主事黃清查過之
數復出丈量就令伐石立碣高築封堆永為
導守

一定種類以責成效查得本寺先年清出牧
地三千七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清深
並苑見牧種馬并駒騍合三千九百二十七
匹頭總兩苑種所牧不敷下苑之數合無於清
河苑定擬二千一百四匹深河苑定擬一千九
百匹倒失者買補瘦老者變易不許地欠以
廏額數永
備遵守

一定馬冊以定軍牧欲查將兩苑各戶上中
下丁每戶餘五人為伍共攢一槽領養騍馬四匹
搭配兒馬一匹撥與餘丁五名貼養遇本槽
種馬倒死及騍欠駒子十人均派陪補一則

杜其抵換盜賣之弊一
則寬其賠補價值之難

一沙汰駑馬以易良種欲查將兩死種馬盜
老羸瘸及瘦損飄沙并駒子短促縮小者估
計時值令本軍變賣價銀納官其擅馬照依
今擬定數目欽此者動支扣應銀兩幫前馬
價定買四尺以上兒騍馬匹務
足額數驗印給發永馬牲木

一除均徭寬賠補以免逋逃查得本寺及監
苑歲用銀兩通共五百二兩一錢但各年餘
丁多係養馬身役每年輪當寺監苑力差
貼併供食輪當小甲倒死賠欠買補馬匹累
以一人之身當此重併之役故逋逃日衆虧
欠日多至於倒死馬匹查係年老及有膔息
偶患急症者係兒馬令本伍十八人均派銀亡
兩騍馬五兩各納官較銀買補係別項侵欠
者仍追補還官騍馬寬為二年一駒虧欠者
追銀三兩連生兩駒者將一駒准後虧欠數

一買馬原將聚散以求蕃育查得三苑軍餘牽皆依山近水任意住牧日夜不收至於秋冬水涸草枯風氣嚴寒牲性生病倒死合無將進苑軍餘各照本伍影蓋廠房以遠就近以寡就多俱令四月以後日出撒放日入收回自十月以至三月俱令各伍攢槽餵養逐日點閘如有瘦損比較罰治

一定儲畜以便抹飼擬力差以免重併臣查得三苑軍餘九千九百五十名前定擬種馬四千匹每千匹正養貼養法當用軍餘二千名通共八千名監苑應當力差入役歲用三百五十三名餘剩空閑一千九百二十名除一千名每名納銀五錢備買馬價餘剩九百二十名應當力差如此則頭項各別而差羅不至重併儲蓄有備蕃馬匹孳至壯長矣此

一清查逃絕以補缺伍臣查得自永樂四年間設監苑牽發遼東軍四百六十餘名今該監

止實在恩軍三百一十名尚缺一百五十九名卷案既已不存清冊又無憑註以致軍伍空缺須牧之人乞勑該部查將永樂年間原免發恩軍及草場地畝種馬各額數清冊發下一本寺查對仍限一年一造示爲定規

一張設官吏以便點視承行大抵欲照陝西事例量復寺丞一員駐劄承署監督令監苑等官點閘馬匹寺簿聽吏與乞發給一名承行如此則任官有督責之効職官無代吏之煩矣

一時使給以存種額臣切以 朝廷設立監苑止爲邊方緊急孳息俵給騎操之用但騾本常存則孳生有地座歲不及則騎操易損二者乘違馬政之蠹也查得嘉靖九年義州報到孳息一時缺官騎操遂將該監種騍兒馬一盡併給後班買補伯衛給撥存一令無

令後自定儀種額之後駒騾必待四歲以上方許儀給騎操不得將種馬一槩假去奪種本以救目前斷群蓋以求孳育計之左而謀之拙斷馬政之所以不振也

記

張蓋州耆德記

江西解縉翰林學士

天朝取四海齊隆平遼左獨不煩兵革守土之臣籍其民吏戎馬圖上要害頓首入朝而又往元亡之後一年豈非純德之人順天命而有全德者哉是以 太祖高皇帝皆因而任之使守茲土往往蕃祉崇壽老子長孫善始令終享其富貴豈非偶然者也若金州衛指揮張張翔為言其祖父良佐山東沂州人也往元為行中書省右丞率兵駐居遼東得利瀛城洪武四年辛亥始奉圖籍内附受賞詔即改為蓋州衛指揮蓋州古之蓋牟城也

地頗寒苦而當要衝瀕海性豕悠經此遴求
恃此爲重鎮良佐治之餘西征撫循其人甚
有威惠 太祖聞之召見慰勞賜賚甚厚且
有詔獎諭以爲官斯土素善撫循復歸遼
州洪武八年己卯納哈出引兵寇城下即率
兵邀擊之于㘭于河人敗俘馘之餘入水者
衆第論功爲最二十年丁卯從出兵乃兄卜
花戰于火焰山等處皆大戰獲降附相屬土
十五年壬申調復州衛掌衛事其 治如蓋州
復出塞征討得病還始以翔入見 太祖憫
其老病不能造 朝慰諭即許代其職仍掌
復州衛三十一年戊寅調翔金州於是翔亦
職守十有六年矣其祖父與家屬八十餘口
遣其老于蓋州尚康强無恙也翔之父諱時
洪武七年入 朝爲散騎九年隨信國湯公
征討靈山還以功獲賞省親遘疾不幸病卒
翔其孫粤秀拔而好文且自以世冒資致詩
書謹交游慕賢士也請余記其乃祖之耆德

將歸以爲壽介職人史肯以進左歸附之美
大書特書藏之金匱勒之貞石以歌頌　聖
朝之美於千萬年而復爲之記知此俾張氏
子孫世守壽州之德將以有壽州之壽與福
以無愆　聖朝之恩
與國咸休於千萬年

石塘曾公生祠碑

浮梁盧瓊撰

曾請君子主功之道有三正志定畧仁及展
也書曰辟尤考翼不可征定亂難也而况會
卒遊變乎維忠以正志耳又曰人倚乃身迂
務必安民難也而况遠通一致乎維智以定
畧耳又曰式敷民德求有一心民懷雖也而
况去患乎維仁及衆耳三者有一焉皆足物
謂勍建名而况兼之乎此遠之人所以立生祠
發也簽代謀茲土建陽戍亦以撫民業者負
屬其爵况孝娟集爲能藝揮而閒闈奥無統
捉公時督南贛開斐異騎入城闈之禍福衆

必以定畫示包荒用馮河緩窮追之嗟歎咏
聲之黨焉耳乃上疏曰群酗于紀保無他志
頑寬并餞以開其侮、制曰可既而實尊無
頑相繼以逞公寄布帀陰偵之一無測識者
三城首惡同日而俘蓋釋壯旗受譖協將欸
刑故宥過使終無咎焉耳後上疏曰倡爲亂
畧上此數夫頑宥其他以安反側制曰可
寔雖志盡可嘉錫乃崇階吁數百里之亂起
於一旦聲色不動而東顧之憂以紓其忠
正志手先是羽檄旁午朝議或有謂此
而不討恐賊蔓之亂公曰否非西澤路
比也或謂遣使招安且覘徼賊公曰淮西
化陝川比也忠是鋒鏑之禍息而獨境非
全河者不晝千萬計供億之費省而公私
以示困者亦不啻千萬計以米人家類
至之私談笑而揮之使背叫於非智以驚仰
畧乎寧遠違之咽喉東西終縴晝夜不息
舉措一失受禍比他衛尤劇征剿則有毀

裂股逃山逾海之慾遣使則有貞曳難捷蜀
達赤羆之憂今判者而殞曰公負之也織者
亦衆曰公長之也父指其子祖指其孫曰公
活之也悲仁及衆乎其師生父老相率而顧
於守備陸經宗備禦東郭暘鴿木棲石奔陀
於學宮之西偏貌公之象而傚文於碑或問
曰非祠古歟曰古也禮也義也公惻無辜之
民橫罹夷斮不計死生禍福以身任之力請
於朝而得免義也民受公之恩非真藉知旦
慕見公之容而思之亦欲使其子若孫皆知
所自禮也禮以義起亘之道也昔文潞公譯
及天下洛公生祠於資聖院張丈定頌盛之
文蜀人今圖像於並遠之禍起於倉卒深淺成
敗不可測而文定自外入又得伸縮自由公
視之又難也而公才望日隆安知不為潞公
祠今講鉞揚州人不啻其號也時王本及事
當傳事業至不歟
月告諸生書其楷也

醫閭先生集叙

李承勛

予昔從伯氏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已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志八問乎予予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閭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游起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通之塞往來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在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含是而滯得於形器支離於佔畢力愈勞而心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機安用窺陳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任誠坦懷閒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捷謝病歸隱小[illegible]

讀書其中遂事體驗求知其要潜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為臣必盡其忠為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閈間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續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論之衆見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詩先生之學均於為己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涵養之益為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文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不善學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知其早歲自治之甚力憚深思而欲徑造自然息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故多流于放蕩先生性本篤實其學

主于射行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下以冒其基法地之廣以聚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之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越禁黠者心服而歆誠叛亂者醉德而革面予昔撫東弋訪先生之間見其子鄉進士士諸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户胡深者亟欲招致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遂矣今夏士諸輩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議共若干卷遺予於戲先生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以見先生之心並序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為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仕户科給事中養疾回隱居醫閭山下克恭其字也遼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為醫閭先生云

程啓充 四川嘉定州人監察御史

戩定三城叙

序曰功名之際大之所開也殘滑之習政之所激亡遲速之宜幾之所投也是以君子致覽焉石首鄫子樂進士拜縣令擢御史三年來按遼東當是時呂九川爲巡撫乙未春御史南巡而都御史北巡會於海州兩公相得甚懽也已乃御史行而南都御史行而北北抵開原而返遼陽返遼陽再日而難作難作而御史尚在熊岳也報至趨歸馳檄徃諭門啓轅承慶入焉乃張檄衆號檄下仆旗息鼓坐甲胼衣橐釋官吏縛奉呂中丞入居都司閧人驚曰御史至矣登陴走集日四五起慮近風靡列城響應御史兼程至四月朔官屬父老走逆比入院諸叛卒咸嗷待命軍民遮泣陳說御史勞苦父老幸無恙問諸所便宜吏張之人人自喜曰御史愛我也徃喧呂中丞移之行臺即上言曰臣待罪邊圉邊人弗靖敢干制使唯罪在臣唯愚民不足誅唯[illegible]

聖

明矜宥詔勿問以都御史別試也乃廷臣譁

毫諫請用師則遣亡部侍郎林公來按其月丙辰廣寧再變是夜撫順劫學主帥御史復上狀呂中丞亦訟寃朝野洶洶部司馬恐流劇御史日事拊循決其群伴莫與較物色大怒詰稽其所往來諸虜諜稍解秋七月甲子晨朝將校官屬下令曰三城千紀周治脅從首亂者死其捕即國憲毋發叛人左右樹領喘舌御史出袖中姓名分配校卒即走兩城指授本移晷面縛八人又明日撫順擒七人來獻其明日計殺陳羊兒陳羊兒者倡亂廣寧者也猊悍難敵故先事收之越翼日丁卯再擒十有二人後先遲速悉仰成算地方庶緩及側震惕御史復上言曰月遼兵三變臣不佞臣見大同失晝晷戮慘毒臣欲以計滅賊故請勿問臣憤恨不敢忘已計擒元惡二十七人殺一人取其首賴陛下坤靈軍民帖帖餘黨已停推臣死罪死罪天子覽之喜詔司寇議辟詔參宰陟御史大僚詔司馬

論公賞詔使者還别授御史斑奏勑曰至邊人呼曰微公吾為大同矣定傾保大我東人曷以報公於是諸父老請建生祠御史不許請肖像俎豆之又不可請為文紀實御史又謝勤乃守臺下不去御史曰父老且休予方辭功庶罪未遑也諸父老乃以李生張生來蒲河謁余以狀啓充受狀太息曰嗟呼事幾之不可失也邊兵構患始寧夏而井肅而大同當其時非無撫按也特以處置失宜玩兵激冦黷武焉損師累月費數十萬殺傷數萬俾惟朝廷旰食泄事者無所効力是可慨也已雖邀變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問悉解閔綸雖予心竊疑之比寓書於予曰兹舉終當别圖先生幸教我也予固謝弗肯也及其赫然决策不假兵革群虜就繫弭兵裕民萬全周悉顧管葛誰其過之孔子不云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知諸鎮之變律夫無人焉心玩而謀弗臧喪師糜財

禍亂荐作挈此相渡弘濟孰多天與之政成之時秉之立國正經大矣哉諸父老俎豆之

朝廷爵賚之世

世也亦宜

遼城望月　　唐太宗

玄兔月初明澄輝照遼碣映雲光暫隱隔樹
花如綴魄滿桂枝圓輪虧鏡彩缺臨城卻影
散帶暈重圍結駐蹕
俯九都佇觀妖氛滅

紀遼東　　隋煬帝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
牛馬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
戎衣恨不徒行萬
里去空道五原歸

題瓊花　　張三丰

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
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
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
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高麗平州中和館後草亭　李晏

藤花滿地香仍在松影排窗冷不收
山鳥似憐遊客到一聲啼破小亭幽

婆娑道中　元閻長言

泉源流水脉田疇上山腰
敗石平危徑枯柴補斷橋

過蓋州紀興　馬文升　都御史

烟霧初消海嶠端花殘寒水與天連山光香
露飛鳥外秋色參差落鴈前田野歡呼瞻使
節訟庭空寂長省錢從容事
畢還朝日部舞聲中觀九天

冬至寄廣寧傅司諫　劉大謨　巡按御史

歲將驚流水天涯悵慨深瓶灰傳淑氣殘火
伴孤吟宗極通明漢白雲開翠岑不才無寸

怖惻怳
欲投簪

廣寧懷古　　劉成德

衰草閑山洞青雲冷誓壁與圖連朔漠烽火
靜塵埃水自胡沙出山從故國來戍樓鍾罷
曉笳鼓
遊悲衰

開原郊行　　李承勛

融融春色課鉏犂絕塞孤危弦白支獨喜邊
城同復日正逢　明主中興時澤消積壘邊
物集龐動微風燕子知忽報
幹來納欵人心原不僻事夷

考試漫成　　劉詡

遼海東風散曉寒杏花光艷滿華端依逢士
集開方盛怡樑春歸落未殘香入布袍偏縫

幾影隨松蓋共團圓公餘忽
憶當年事十里紅霞送目寬

幕府新選　　周叙

萬山環合趋邊左一水縈紆遶鎮東撻樂宮
墻絃頌裏甲兵樽俎笑談中權專節鉞三千
里身掛麒麟第一功振武崇
文原有自百年恢復仰皇風

徐東巖程初亭劉比郭九日聯句

邊州秋淨海天寬佳節重逢漫作懽雲月萬
條飛北鴈風塵流落係南冠八年九死霜前
俠萬里孤臣塞上寒少壯從
軍今白首來黃愁向醉中看
客裏重逢重九節奔波垂老海之濱世情稍
稍秋雲薄野色叢叢露菊新霜重尚餘黃葉
樹幕空不見白衣人登高西
望多鄉思限將來平萬國塵

歡酒醒高丙日流東下遥阻里鄉臺故園菊
對戰看冷與識尊前潸水開雲裏哀鴻高復
下汀沙翻頭落鷺去還來滄洲坐
階華老憐客思蕭蕭物自推

西岑草堂

石洲葉應驄 府任郎中

出郭西行十二里餘小山碧矗禪仙居流水林
水三溪水道意客前萬卷書有日累還無武
卿德人更尊情事廬高情懶
陽張公子之載遺文懸故墟

捕鼠行

襄平張升

張網不畏狼馮鴉不畏虎胡爲舉世人得畏
老捕鼠鼠爪豈如虎爪強鼠牙不似狼牙長
虎在深山狼在野齋鼠何得居高堂太陽當
空猶遁避夜深身長藏暗床黃昏未及暮雲

横即肆奸回殊得志掉頭瞋目步如飛呼曾
引類超庭闈厨下先食供祭肉架間復竅及
染衣蝕盆覆鉢貪饕甚東鄰西軒遊已盜粉
畫壁任穿穿齧蹲闖登堂誰使禁有時忽到
繡屏邊並頭蓮葉枝殘金針絲線不知處
雙鴛折作孤飛鸞有持枝潛入書房裏萬軸牙
籤盡齧毀理琴錦瑟無寸弦圖畫珍藏半凌
替有時侵入筐筒中吳綾蜀錦紛于蓬湘浦
雲箋皆失素粉囊脂盒餘殘紅太倉歲積千
鍾粟留待荒時備饘粥爾心那解識天心饒
夜侵漁未知足嗟爾鼷鼠狀何為虎狼猶有
束縛時一朝王母生嗔怒太縱狸奴捕捉之
捷兒紛紛擣巢穴火焚水弱窮搜索丞相憂
懷自此紓迍倒於門尤溶責爾身已凡畏飢
猫爾子爾將焉逃滅蹤怒爾常切齒磔爾
皮骨燃膏胎人性何嘗殄天物爾獨于人大
肆毒世間好惡本同
情何處偷生改營窟

詞

蘭英碑詞

西平李貢 都御史

蘭英蓋州軍成化初調廣寧操備所役隊總兵淸九年春胡虜掠小黑山報至英隨歐追虜出境虜因風舉火我軍潰歐馬中箭死追益急英曰主將三軍司命即歐公死如大衆向乃以所乘馬推歐馳歸英遂遇害時歐以坐罪故不敢為英表揚之今三十三年矣予行邊至蓋州而表之乃刻石于墓而系以詞曰有 明之盛兮邊守為嚴犬羊窺伺兮肝日匪年乘間竊掠兮飛揚胡塵得報追逐兮將卒鼓行胡虜得利兮縱火用兵主將馬跆兮兮貫矢于膺嗚呼危哉天地反覆兮星辰易位山川崩沸兮雷霆為潰何此心之耿耿兮指本初而不背審此身之當死兮明章大義差主將之司命兮國體係大重輕毫纖微之

摧折兮怛何用夫微生我骨可斷兮泄經是
撲成血可塗兮原野是腥獨主將之不可死
兮是鑒予之秉清固欸稱而寸度之兮夫何難
騃昧而難明將卒之兩全兮信倉皇之所
別鋒鏑之在前兮固不可從容而盤桓委焉
以奉主兮冀縱虜而生還豈斯役之受恩兮
欲圖報而難彈慨羊斟之御主兮柚宿昔之
恨端乃戀戀于杯羹兮竟致寸于溷殘顧倉
之所處兮在恩義為兼盡人孰無死兮要
能處死之為正重國體于丘山兮匪私情之
足徇孰謂斯役之瑣瑣兮有此忠誠之至于斯
何堂堂之縉紳兮反臨危而徼倖自歸骨于
茲山兮已三紀其有餘神飄飄而上征兮歛
流澄而康娛朝攬轡于扶桑兮夕弭節于少
滹之堧俯求世而一息兮侔真烈以為徒嗟
恩典之未及兮在世道為何如周崇死難兮
有門閥以及孤漢寵死事兮給印綬之纍纍
矧固鄙賤者之貴兮劉荒墳而伍悵聊擬禪

以刻詞兮懸之蒐于杳微

賦

具瞻亭賦

劉琦

戊子之秋九月兮死魄莪峯公與客登醫閭之山休於盤石之上俯瞰滄海仰止丹崖覽東遼之形勝想重華之肇封升峰刻遊四望坦與埢顧謂客曰美哉山川即此可以對畀矣又奚必陟絕然之巖巔哉乃即其處作具瞻亭斥粉飾之施戒雕琢之工無待日之久亡其木之窮匪日馳騁縱目實可首俗觀風故賦其事美以美之瞻斥西山之巖巖兮磨雲漢之蒼蒼推煙嵐之疊翠兮溥盤錯於淳龐列諸峯之羅立兮如劍戟之森鋩崔嵬萬仞環抱六重勢同棟架秀壓居庸中孑然之突出兮作西土之梵宮則霏霏之湮霄兮若鶴飛

之崆峒聆哀蟄之呼號兮響幽澗之石淙北
瞪沙漠南望蓮瀛孤竹西瞻鴨綠東縈俯三
韓兮跨長城控九夷兮拱神京帶遼水兮徼
澄請至夫對埒白雲括捲虹螺並泰嶽列差
峩基托豎閒苦偉地理星台箕尾兮煥天文
鄰仙人之洞兮踐爽草之香薰通聖水之地
兮盼綵波之繡紋俯呂公之崗兮襲瓊草之
芳芬聯東丹之墓兮餘萬卷之典墳若其危
鷲振鷺頡頏飛排佳水與齊高低葱蘢聳飛
閣倒香松懸瀑布而長空西風急而暮山紫
北鴈晝而山葉紅良辰不再勝槩難逢攀覺
巘之危石若騫空之飛鴻過川澤於胎昧覺
宇宙之無窮爾乃訪風於前川兮羨花柳之
渺注憶魯南之沂水兮來舞雩之風咏鳳凰
翱翔兮鴨鴻渚藏翡翠遠迹兮野鶴騎食先
豹斂迹譬脈犬卞善韓詑之宣兮撫畜愛樂之
後光咸聲宜於沙漠惠澤洽於窮
將表儀於卿廟豈日茲山之與陰遊

譚子曰夫文也者所以徵事實昭謀猷陳
風雅論世博物者或有稽焉非以其文而
已遼之文其可以類附者旣附之矣而復
錄此者備厥稽也是故仰　聖謨綜群言
蒐輯古今諸爲遼事而發者錄惟遼人文
之蠡靡可殫究諸不惟遼事而發者不錄
故曰備厥稽也非以其文而已也

遼東志卷之七終

遼東志卷之八

雜志

著歷代割據分裂統一之跡因以見動兵略邊得失之大槩也

三遼長編

燕北有東胡山戎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三十萬之衆北擊胡收河南地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沿邊塹山堙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漢初大啓九國分厲門以東以燕代臨海為遼陽置遼東之十九縣燕人衛滿嘗屬真番朝鮮置吏築障塞秦漢時屬遼東外徼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傳

至其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
年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
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
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
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
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敗散走將軍楊僕失
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遣兩將
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
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
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
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
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未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欲郤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令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

報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

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郡元鳳五年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次年築遼東玄菟城

宣帝承昭之治垂及元成哀平蠻夷內附邊境寧謐迨至王莽遼西之地寇為烏桓所據遼東境圍日蹙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于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

明帝以後二虜據有遼西畔服不常永平元年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烏桓大破

之斬其渠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悉罷緣兵屯兵至

順帝 時或降或叛郡兵雖屢破之而寇盜不止

桓靈 之世烏桓鮮卑滋盛浸越遼東朝鮮界不檀石槐勇健有智畧咸服諸夷推為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却夫餘西擊烏孫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烏桓滋盛其大人居遼西稱王者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居遼東稱王者蘇僕延有衆千餘落

獻帝 初平元年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建安九年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

是歲辛子康襲行郡事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魏以淵爲遼東太守初淵數與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淵不克遂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爲王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淵又數對魏賓客出惡言魏主叡使毋丘儉爲幽州刺史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不至遂發兵逆儉於遼隧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爲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

後主延熙元年魏主叡遣司馬懿率諸軍討之軍至遼東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遼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

圍襄平秋大霖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不聽斬都督令史於是賊恃水樵牧自若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决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先是八月丙寅有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東南淵父子被誅適於其所懿兵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以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初淵家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至是克襄平言果驗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

年而亡初鮮卑莫賀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遼東之北世附中國從征有功拜大單于涉歸卒弟刪立為其下所殺迎涉歸之子廆立何戴冠界

遼西後廆降以為鮮卑都督

惠帝元康初擊素喜木凡都東夷歸廆者甚衆

愍帝之世平州刺史崔毖陰說宇文氏攻廆廆大敗宇文俘其衆獲王璽三紐衣裸之毖懼奔高麗遂令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安堵如故以廆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詔聽廆承制除官廆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徙子翰鎮遼東仁鎮平郭廆卒皝嗣位忌翰及仁於是翰奔段氏仁據平郭稱號遣兵討之大敗仁盡有遼東之地

成帝咸康三年皝討其弟仁擒殺之復有遼東以恪為度遼將軍鎮平郭旻從高還

釗自將戍逐都諸城自將精兵伐高麗大敗
兵繼乘勝入丸都掘其陵而還又發其餘
王亥以歸釗卒子伊立遂稱帝使慕容
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僞卒其子肆立

晉
末入于苻秦末
幾復爲慕容

帝奕太和四年慕容垂有功名日盛太傅評與
太后可足渾氏並惡忌之謀欲殺垂垂
與其子令
寶等奔

秦
苻堅陰有圖慕容氏之志憚垂不發及
聞垂至大喜以爲冠軍將軍遣王
猛督諸軍伐之慕容評逆戰大敗堅遂
入鄴執暐以歸遼東之地悉入于秦
孝武太元八年垂因苻堅淝水之敗衆叛背
堅與其子農寶等舉兵興復盡有燕地
仍燕舊號其後將軍餘巖扳據令支高麗
因襲取遼東二郡慕容農討斬餘巖進攻高

麗復取之以農為幽州牧封龍城以鎮之十一年垂稱帝卒歷寶盛熙三世篡弑相仍國內紛亂高麗遂據有其地盛雖嘗攻拔新城南蘇拓境七百餘里終熙之世遼東莫能克

魏永和九年拓拔珪既破慕容弘從遼東樂浪玄菟帶方郡民萬人于幽州慕容崇亦以遼西降魏魏以崇為遼西王弘遂稱藩于魏高麗亦遣使入貢自此遼東悉歸于魏後魏復攻于白狼城弘遂焚宮殿奔高麗高麗王璉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是後高麗始大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谷為拒守計帝賜璽書責之會湯病卒子元嗣始拜遼東王十八年元率靺鞨萬餘人寇遼西帝使漢王諒王世積將水陸三十萬伐之六月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飢疫總管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趨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九月師還元恐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煬帝大業六年欲元不至七年自將伐之造船五百艘戎車五萬乘八年正月分左十二軍出鏤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音提襄平等道驅踏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軍進遼水高麗阻水拒守帝命造浮橋而進與高麗大戰高麗兵敗諸軍乘勝圍遼東城車駕遂度遼高麗嬰城固守帝幸遼東城南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堅守不下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浿水遇高麗兵大破之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郛內出軍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伏發大敗而還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水西宇文述追高麗將乙支文德濟薩水因山為營述見其卒疲敝乃乎壤險固難以卒拔遂還至薩水軍半渡高麗從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皆潰奔還一晝夜至鴨綠水來護兒引軍還衛文昇軍獨全初九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

人還至遼東餘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度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九月帝還東都九年三月復自將伐高麗四月渡遼水遣宇文述與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夫餘道進至新城高麗數萬拒戰仁恭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高麗應變拒守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城久不下會楊玄感反書至引軍還

唐

高祖以隋末戰多殁於高麗賜建武書使悉送還前後萬數并索高麗人在中國者遣歸其國武德七年二月封建武為遼東王

太宗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建武立王弟子藏為王十七年遣使持節冊藏為遼東郡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貢之路以張亮為平壤

大總管率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汎海趨平壤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管率步騎六萬趨蘭河降胡延遼東十九年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析首數紋世勣拔蓋牟城作其城為蓋州五月張亮帥州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絶惟西門可上副總管王大度先登拔之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遼東副總管江夏王道宗四千騎逆擊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里布土作橋既渡撤之上至遼東城下時世勣攻城[illegible]下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illegible]城克之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破降之改為巖州上至安市城攻之高麗耨薩高[illegible]部北耨延壽惠真率靺鞨薩高皆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命世勣將步騎五千陳於西嶺無忌將精兵萬餘自北谷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部騎四千所向無前高麗兵犇潰延壽惠真

請降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人烟
幸山曰駐蹕山七月張亮軍過建安城破高
麗城上攻安市城不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
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交戰日六七合
衝車砲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栅以塞其
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二百五十萬山頹
壓城城崩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
之攻三日不克上以遼左早寒士馬難久留
食將盡勅班師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
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高麗人帝還京師二十
年復伐高麗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
進拔石城世勣破高麗兵焚羅郭而還

高宗

克高麗百濟悉以其地置州縣分建都
督府仍立都護府以統之永徽六年二月
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取三城新羅
王遣使求援上遣程名振蘇定方發兵十萬
伐之定方引軍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大破之
百濟王義慈降百濟城有五部分統二十七

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
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郎將劉仁願鎮百濟府
城龍朔元年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及
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蘇定方破高麗
於浿江屢勝遂圍平壤城蓋蘇文遣子男生以精兵
數萬守鴨綠江契苾何力至遼水大合乘兵
進攻高麗大潰斬首三萬餘級衆悉降二年
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初熊津都督王
文度率百濟故將福信乘衆據周留城迎故
王子豐立又引兵圍仁願部以仁軌為帶方
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
轉鬪而前所向皆下新羅糧盡引還福信招
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與仁願合軍休息士
卒乘百濟無備率衆破之拔其數城福信專
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豐殺福信遣使至
高麗倭國乞師拒唐兵三年九月熊津總管
孫仁師攻百濟拔之初劉仁願仁軌既克真
峴城詔仁師將兵浮海助之軍勢大振諸將

以加抹城水陸之衝於是水陸並進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子忠勝等率衆降百濟盡平唯任存城不下百濟人黑齒常之沙此相如各率衆降仁軌使各將領衆給糧仗分兵隨之拔任存城詔仁願還京留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財賦署官長通橋道補隄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糧餉訓士卒以圖高麗麟德元年十月遣仁願將兵渡海以代戍熊津舊鎮之兵勅仁軌還仁軌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從之以夫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乾封元年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伐高麗大破高麗兵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拔新城遂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龐同善高偘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薛仁貴擊破之男建移兵據鴨綠唐兵不得渡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幾成列高麗奄至處俊徐簡精銳擊敗之總章

乙亥九月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乘勝進與
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夫餘城夫
餘州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龍爭進攻大
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閏平
壤月餘高麗王藏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
門拒守勣縱兵登城擒男建高麗悉平十二
月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户
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
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爲都督刺
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
護總管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二年四月徙高
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
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貧弱者守安東上元
元年正月以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討新
羅王法敏納高麗畔衆又據百濟故地詔
削官爵以其弟仁問在京者爲王使歸國二
年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引兵還詔
以總管李行謹行擊新羅來買蕭城以經略

之復法敏官爵仁開改封臨海郡公儀鳳一年二月以高藏爲朝鮮王護歸遼東安輯高麗先在諸州者遣與俱歸夫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安集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潛召還徙邛州而死高麗舊城没於新羅餘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夫餘氏遂亡開元初封爲勃海國天寶以後區夏凋弊邊夷不庭靺鞨遂專茲土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破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附于突厥

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封爲渤海郡王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爲州置長吏大祚榮之子武藝聞之疑黑水與唐通謀收已遣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不從棄衆奔唐後武藝遣將急登州殺刺史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死子欽

戊立天寶末欽茂徙
上京置舊國三百里

代宗寶應初詔以渤海爲國

[illegible]得五京六十二州

五季 契丹愈大於是併渤海
盡有遼東改東平郡

梁 貞明二年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
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后置百官改
元神冊由是威服諸國五年阿保機入遼東
號改遼陽爲東平郡以漢民渤海戶實之

唐 莊宗同光四年破渤海拔夫餘城更名曰
東丹國以長子突欲鎮之阿保機死
至夫餘城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捨突欲而立
之突欲遂越海奔唐於南京立中臺省尋罷

太宗遼改南
京爲東京

明宗天成三年德光以遼陽爲南京命耶律
羽之遷東丹民以實之長興一年立中

臺省於遼陽

天福二年契丹改號大

晉 官制皆倣中國參以華人三年以遼陽為

遼 東京初契丹以臨潢為上京幽州為南京遼陽為東京契丹之制有宮衛謂之斡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圍謂之部族有事則攻戰間暇則田獵十二年耶律德光死于殺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晉人謂之帝羓突欲之子求康王兀欲立述律后於木葉山阿保機墓先是渤海王為契丹所虜時高麗在契丹東其王建擊破新羅百濟兼并諸國皆附屬之其國衆頗強盛通使于晉欲圖契丹建死子武立契丹主為述軋所弒諸部奉述律討殺之而立述律

宋 真宗景德四年契丹城遼西為中京大定府即奚遼西郡潢之新安縣漢末步

奚君之地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固契丹主嘗過七金山望有雲氣之異因議都焉遼始衰亂而金勢復張

仁宗天聖間東京舍利闕詳穩大延琳因民之怨為變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等僭號興遼改元天慶據遼陽以叛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謁契丹主於黑嶺告變契丹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孝穆捩東京執大延琳以歸

徽宗之世阿骨打舉兵叛遼西攻陷混同江之東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遼又遣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兵並進獨流河一路兵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直悉虜遼東系熟女直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又大敗於混同江奔還金主阿骨打於是更名旻國號大

金時契丹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被盜刺殺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

事與副留守高淸明集奚漢兵千人討賊盡斬其衆裨將渤海高求昌時以兵三千屯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人招之不從貴德州耶律余覩以廣州爲渤海附于求昌遼遣韓家奴張琳討之求昌使撻也不初合求援于金金主使胡沙補責求昌以僭號擅據東京且曰歸欵當援王爵求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古帥諸軍敗之遂取瀋州而進兵求昌遂殺阿沙補等率衆拒金遇於瀋水金師旣濟求昌之軍不戰而却遂至遼陽城下明日求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恩勝怒山奇勃求昌妻子以城降撻也不初合亦執求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於金遂置猛安謀克以斡魯古爲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金制猛安謀克猶華言千百戶也後遼主自陰涼河

募乾顯宜錦四州民為兵有乾軍顯軍前宜
後宜前錦後錦之別俱號怨軍又曰常勝軍
以報怨女直又以乾顯大營嚴州營七二萬
八千餘人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帥以
領之屯衛州蒺藜山以晉王淳會四路兵馬
防秋淳發書幹會古欲議和於金主金主不
從金幹論等乘夜至顯州襲破郭藥師幹魯
古遂與晉王淳戰于蒺藜山淳敗走幹魯古
追至阿里真陂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
川惠七州皆降從金遼主走山西平州軍亂
興軍節度使張瑴撫安之籍平州壯丁五百
人馬千匹留宗州節領州事會興中歸德府
又宜錦乾顯成川豪懿來隰遷潤等州降于
金瑴以平州歸宋敗金將闍母于兎耳山金
使斡離不代闍母會宋犒瑴將上瑴出迎斡
離不覺知之乘其無備襲破平州瑴遂歸宋
是年遼主天祚自陰夾山奔西夏未至金人
擒之降封海濱王遷長白山築城居之以病卒

卒遼國遂亡金初契丹鑄鐵鳳以鎮遼州號
鐵鳳城取其不朽之義阿骨打稱帝謂鐵雖
剛固終於發壞惟金經久不變剛固勝鐵又
女直本完顔氏始居按出虎水於是因號大
金以取勝遼之義又云其地產金按出虎字
義循華言謂金也會寧在海右金之舊土稱
爲内地按出虎水發源於此故以金名國至
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爲北京東京
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
中京大定府悉仍遼舊

元 太祖七年克金東京十年降興中又取中
和州木華黎克廣寧府十二年契丹六
哥據高麗江東城遣哈真劄
剌率師平之高麗擧國遂降至
太宗世高麗殺使者命將兵致討取四十餘
城遣其弟懷安請降置京府縣七十二
設官守之未幾復叛徙沂置官吏徙居江華
島初遼陽既平設遼陽廣寧開原東寧東京

大寧大路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治懿州總
統諸路大寧路統縣六州十一遼陽路統州縣
二州五廣寧路統縣四東京路統縣二以上
四路係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按屬開原
路統府一屬縣七東寧路統府州三
十以上二路遼東道宣尉司所屬至
成宗大德問別置安撫瀋州州總管府三仍
置鎮東行中書省以統轄東高麗瀋州
兼管有新羅國軍民安撫司合蘭府水達田
地安撫緊管新城遼城哥勿建安南蘇木底
蓋牟大牟大那滄岩客朱積利梨山建津安
市十四州時高麗降散諸軍鎮皆無城池各
以其酋
長主之
世祖時以嗣國王條肇鎮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以統遼瀋人多不便亦亦以遼瀋諸
王國婿分地所在命秦希憲代條肇行省事
希憲至名分據貪務諸王國婿莫不敬憚至

元末諸王乃顏叛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

塔出從王子愛牙合兵出瀋州討平之

文宗時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及平章禿滿迭兒應之自遼東舉兵入還殺掠民吏進抵京師燕帖木兒引兵擊敗之禿滿迭兒迭還遼東高麗撒自從君江華島叛服不常命將討之至中統初撒死其子偰先以入留京師久不遣世祖用廉希憲之謀立偰為覲王以兵衛送內國檢其境內歸所得民及其逃戶元季兵亂戎破居民散亡遼陽州郡鞠為榛莽生靈之所存者如在焚溺至正十一年妖賊准安陳栢自登州渡海陷全州樞密同僉老姑以兵擊走之後渡海還山東十九年賊將關先生破頭潘董太歲沙劉兒引兵自開平全寧陷大寧懿州路并海蓋復全四州又遼陽路所過殺掠逃竄殆盡二十年陷上京會寧府二十三年高麗人謀殺關先生破頭潘遣還軍鎮先是高家奴圍結鄉民結

兼於老鴉山至是以其衆襲破頭滸擒送京

師以高家奴爲遼陽行中書省平章事事徹

入朝授翰林承旨

以洪保保代之

太祖能飛剪除群雄掃清六合大兵方下幽冀

元丞相也速以餘兵遁棲大寧遼陽行省

丞相也先不花駐兵開原洪保保據遼陽王

哈剌不花團結民兵於復州劉益亦以兵屯

得利嬴城高家奴聚平頂山各置部衆多至

萬餘人少不下數千互相雄長無所統屬於

是也先不花與高家奴納哈出劉益等合兵

趨遼陽洪保保拒帑不納諸軍攻破之虜掠

男女畜產城爲一空也先不花等遂執洪保

保以歸既而釋之洪武三年春高麗王顓遣

海道遣使稱藩備貢秋　朝廷命斷事黃儔

賫　詔宣諭遼陽等處官民是年冬元平章

劉益等奉表來歸洪武辛亥大都督府斷事

吳立承　詔賫帑至遼東賞賚新附官民以

劉益為遼東衛指揮同知初洪保保既得釋
復收所部兵駐得利嬴城至是以爵賞不逮
怨益責已遂謀殺益而奔開原益軍驚亂其
部下前元侍郎房暠右丞張良佐誅討洪保
保不獲悉捕其黨馬彥輝等斬之衆遂定時
吳立在金州於是暠與良佐率衆迎立總攝
衛事事聞以吳立房暠張良佐為指揮既而
命
馬雲葉旺為龍虎將軍定遼都衛指揮使領
兵由登萊海道而進款附書者相繼檄招高
家奴不從進軍平頂山攻破高家奴於老鴉
山寨走之未幾來降壬子復設遼陽府州縣
以千户徐便統署府事安集人民柔來綏附
衆咸得所已而肥州縣韃所集民為兵也速
也先不花衆各潰散時納哈出竄伏金山寬
伺邊釁嘗寇蓋州城都指揮葉旺設伏於青
石山大敗其衆納哈出夜遁僅以身免丁卯
大軍征之直抵金山破其巢窟納哈出勢蹙
力屈而降遂併其部落遷京師遼境悉寧

先是設都司於遼東城歷建諸衛門治所初
大軍衣糧之資仰給　朝廷衣賞則令山東
州縣歲運布鈔綿花量給由直隷太倉海運
至牛家莊諸支動計數千艘借貲浩繁冒涉
險阻始制屯田法率以十三分屯田七分戍
邏旣而損戍邏益屯田至求樂閒減戍卒而戍
增兆夫數至十有其八力穡者衆歲有羨餘
數千里内阡陌相連屯堡相望由是罷海運
所在建立學校以訓子弟設安樂自在二州
以撫夷人欵行太僕寺苑馬寺監苑以理馬
政開馬市以羈縻遠人置奴兒干都司達達
著夷衛所官旗酋長俾統其屬與夫郡縣通
運庫務倉場峰堠坊井道路營舍之制無不
詳悉乃命監察御史歲相巡歷後遣御史
振旅順曰城察奸偽命總兵官節制諸路
兵馬復設備禦等官防守各城其諸司因
革之

祥異

漢建元六年春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於禮亦不當立其見災也故宜

元封中星孛河戍占曰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北方胡之城也

元鳳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胡人死邊城

光和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景初間八月丙寅夜七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年公孫淵衆潰其子脩斬於流星所墜處○公孫淵據遼東時家有怪犬冠幘絳

衣上屋炊有小兒出於死亂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圓各數尺有眼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後將父子果被司馬懿誅之遂滅其國

唐貞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星合於東井占曰爲兵謀十九年六月丙辰太宗征高麗次安市城夲早辰星合于東井史記曰太白爲主辰星爲客爲蠻夷出相從而兵在野爲戰

天寶九年八月五星聚於尾箕熒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

金天會三年錦州野蠶成繭

九月廣寧府進嘉禾

天德六年六月壬戌大風壞承天門鴟尾是歲世宗居貞懿皇后憂在遼陽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于室上夜又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異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闔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怪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侵

元至治三年十二月遼陽瑞州大水壞民田五千五百頃廬舍八百九十所溺死百五十人

國朝天順元年春開原蓮花生城南門外池中忽生蓮七日開黃花一朵如盤大鮮妍可愛

三月五日戊寅無雲而晦西南風聲如雷屋瓦

背飛揚沙木行者仆地而關火起延燒居民房室及東北王廟松榆數百殆盡視廟貌依然人或異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開原火化為鴉入嶺城中餓化鴉百餘焰入城旋遶次日焚人畜死者甚衆

十七年夏開原五色雲見

正德五年春三月開原大風屋瓦皆飛晝晦如夜

秋七月遼陽大水平地水深丈餘

嘉靖五年夏四月大風連日不止折損禾苗太半

己卯年壬午大雨河水泛漲衝没田禾蓋州等衛男婦漂溺者共千百

面十名口牛馬等畜四百五十有餘傾倒民舍城垣公館數多是歲免田租之半

四年春正月一日黃霧四塞

夏五月遼陽地震者三

秋七月錦州雨雹有物如龍捲去二小兒房舍廟宇三百餘間蹤擲林木無算

冬遼陽金復州大雪凍死者夫餘人畜凍死

六年春開原空中有火大如車輪

二月壬午客星入月

四月辛酉天鼓鳴

丙寅雨五龍見于北

辛未夜天鼓鳴星如晝

八年春二月長勇堡災男女死者七百餘生畜無算

六月河西蝗飛蔽天害禾稼

七月蝻生平地深數尺

九年夏五月河西大雨雹傷人畜甚衆禾盡損

秋七月大水平地深三尺

十年河西大旱蝗飛蔽天

十四年大雨連月自四月至六月不止河水暴漲平地深丈餘禾盡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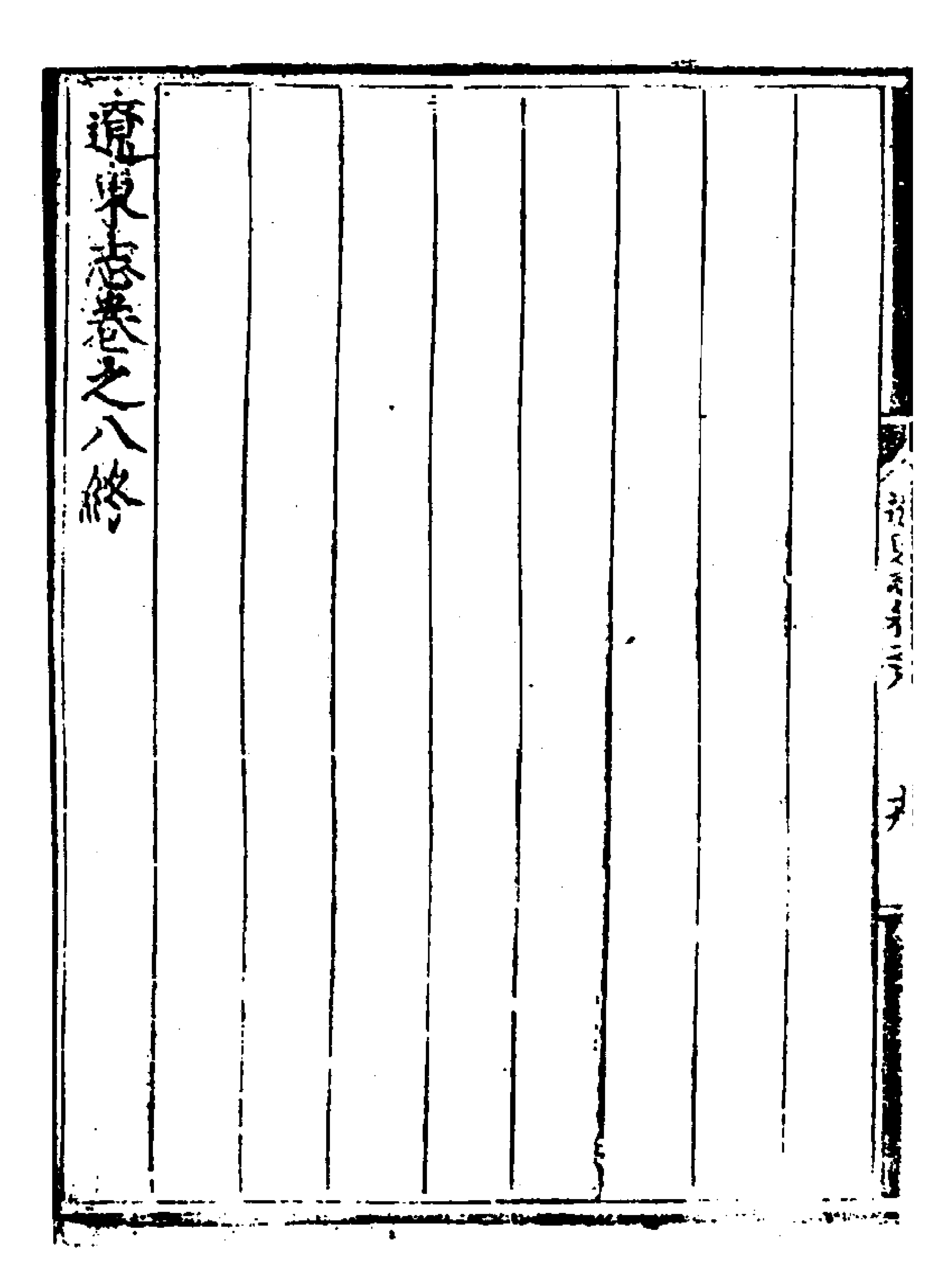
是歲大饑

十五年秋七月大風雨雹折樹木太半

十六年夏大水開原寧遠等處壞廬舍人畜溺死禾稼渰沒是歲饑

薛子曰按春秋祥瑞不書日食大水隕石鷁飛雨雹水雪螽螟之類則書史氏並紀祥異志倣史而爲之者也傳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言人之感乎天也又曰祥多者其國昌異衆者其國亡言天之先乎人也夫天人之際微矣災異之說漢人咸矣然

以漢事考之歲比告災無損孝文之恭儉
上祥瑞者相繼無補孝武之虛耗善乎公
孫僑曰天道遠人道邇君子亦求諸邇而
已邇志遠邇漢前紀異爲多不暇筭已比
歲災傷而今年水患尤甚
天子嘉惠邊氓數議寬恤而蠹政者莫之省從
怨咨邪氣奸宄其間欲其稱德意綏困窮
難矣



遼東志卷之八終